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

陽湖 趙翼 雲崧

歲幣

宋真宗與遼聖宗澶淵之盟定歲幣之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仁宗時遼興宗以求地爲兵端再與定盟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匹夏主元昊既納款賜歲幣銀絹茶綵共二十五萬五千南渡後高宗與金熙宗和議成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孝宗再與金世宗議和改爲銀絹二十萬兩匹開禧用兵既敗寧宗再與金章宗議和增爲銀絹三十萬兩匹至金哀宗時宋停其歲幣後數年金亡元太宗嘗遣王檝來徵歲幣銀絹二十萬兩

匹宋不與

按宋之於金歲幣外每金使至又有餽贈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稱是此例廟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達使宋回上所得金銀以助邊費（見金史路伯達傳）梁肅使宋回以所得禮物多至推排物力時自增六十貫（金史梁肅傳）金使至夏國者夏國餽贈視詔書幾道爲多寡完顏襴爲賜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賚三詔以厚之（金史完顏襴傳）金史路伯達傳贊曰受歲幣禮也使者至燕享亦禮也納其賄可乎乃習以爲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則云酬勞效歸則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趨此何理耶

和議

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擄二帝陷中原為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讐雪耻為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金兵南下航海猶懼其追幸而飽掠北歸不復南牧諸將得以勦撫寇賊措設軍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即長驅北指使强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檜未登用之先有識者固早已計及於和洪皓以樂天畏天語悟室猶第使臣在金國之言也

紹興五年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言國家與金世讐無通使之理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終歸於和未可遽絕是浚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陳與義云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與義亦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高宗謂趙鼎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已量度時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厥後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謂非和之效也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爲大辱其議論既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羣相附和萬口一詞牢不可破矣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卽專任韓岳諸人能必

成恢復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爲公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秦檜謂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絶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斯二人者雖亦踵檜之故智然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統宋一代論之燕雲十六州淪於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溝關兩敗之後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

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枕當北宋强盛時已如此況南渡乎且南渡之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并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時宜可乘機進取乃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胄之首而後再定和議此和與戰利害之較然者也及與蒙古共滅金兩國方敦鄰好使早定和議堅守信誓當不至起釁召侮乃忽思用武收復三京兵端遂開然元太宗猶使王檝來議歲幣其時蒙古尚未有意於混一可以財帛餌也而舉朝泄泄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統兵在鄂賈似道

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歸又以援鄂爲
已功深諱議和不復踐夙約世祖猶遣郝經來修好更
錮之眞州不答一書不遣一使於是遂至亡國是宋之
爲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
所値遼金元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興固非人力
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爲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
和議爲辱妄肆詆諆與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
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後亦未嘗無可乘之機其一在金廢劉豫
以地予宋而烏珠舊史名兀朮又興兵來取之時宋則劉錡
有順昌之捷韓世忠圍淮陽有泇口鎭潭城千秋湖

之捷且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岳飛有郾城之捷穎昌之捷已進軍至朱仙鎮遣將經畧京東西汝潁陳蔡諸郡且曰直擣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吳璘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灣臘家城之捷使乘此勢策勵諸將進兵河以北雖不可知而陝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當時君相方急於求成遽令班師遂成畫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弒之後軍潰而歸中原鼎沸南有魏勝李寶之起義北有移剌窩斡之叛亂金世宗雖賢登極未久國勢易搖宋則孝宗爲君張浚爲相皆鋭意恢復者使有韓岳諸人以訓練之兵討離攜之衆自當大有克捷而諸宿

將已無在者僅一劉錡老病垂死吳璘亦暮氣不振所恃李顯忠邵宏淵輩望輕才薄纔得靈虹至宿州輒大潰於是三京終不可復此又一失也統前後觀之前則有將帥而無君相後則有君相而無將帥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濬嘗有宋南渡後不得不和之論爲世儒所訕笑今此論毋乃躡其踵乎然通觀古今者必見及此也

西夏番鹽

鄭文寶傳諸羌少樹藝但用池鹽與邊民交易穀麥後餽運爲李繼遷所鈔文寶乃建議請禁番鹽入邊令商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以給陝西民食則戎人困而繼遷可不戰而屈詔從之乃設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數

月犯者益衆戎人乏食屢入寇掠而商人販解鹽者多出唐鄧襄汝間得善價關隴民轉至無鹽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錢若水視之遂弛其禁此宋初聽番鹽入邊故事也其後因元昊強肆則又禁番鹽以困之孫甫傳元昊稱臣乞歲貢青鹽十萬石甫疏言自德明時已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再請乃追其弟入質而許之蓋鹽乃中國之利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既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所隄防梁鼎亦疏云議者多謂邊民舊食西夏青鹽其價甚賤及禁青鹽以困賊令商賈入粟運解鹽於邊其價與番鹽不相遠故番鹽不能售今若令解鹽與內地同價則民必冒禁復市青鹽乃資盜糧

也是二說者皆以禁斷番鹽爲邊界要策按夏國傳元昊既納欵宋許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是宋自西夏用兵後不復許番鹽入境也然當中外分界之時固不可不嚴其禁若中外一統之世則又不妨聽其入邊在番人既可藉以資生而邊民又得免於食貴亦良法也所慮番鹽與中國鹽價貴賤太懸則日久不能無弊耳

宋宰相屢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眞宰相之任初無定員上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及監修國史各除國初范質爲昭

文學士王溥監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是也其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則爲宰相加官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書令而尚書令不設即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復改爲左右僕射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左右僕射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改爲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爲左右丞相删去侍郎中書令尚書令之職以丞相充此宋代宰臣先後名稱不同之故事也恐閱史者易於淆惑故錄出之　平章

事之稱本始於唐按舊唐書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元同爲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即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爲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後遂以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宋因之有特置平章軍國重事或稱同平章軍國重事則以處老成碩德如文彥博呂公著是也開禧元年韓侂胄爲丞相乃又加平章軍國事之名說者謂省重字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時陳自強爲右丞相請以侂胄序班丞相之上於是平章軍國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後賈似道亦爲之德祐中王

樞進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爲左丞相留夢炎爲右丞相是又於兩相之上特設此官蓋沿侂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變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則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書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爲之不以授漢人漢人惟爲平章政事亦稱宰執如王文統許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證也

宋節度使

節度使本唐藩鎮官名宋初猶存此官然無所職掌專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罷政者或宰相樞密使出判大府亦繫此銜謂之使相元豐新官制始改爲開府儀同三司其後仍復此官如文彥博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

西道節度使致仕是也至徽宗時則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僕射蔡京兼安遠軍節度使是也南渡以後則功臣爲大帥者爲之并有兼兩鎭三鎭者如韓世忠兼鎭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張俊兼靜江寧武靜海節度使是也

繼世爲相

再世爲相漢推韋平唐推蘇李已屬僅事宋則有三世爲相者呂蒙正相太宗其姪夷簡相仁宗夷簡子公著哲宗時亦爲相傳贊謂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南宋則史浩相孝宗其子彌遠相寧宗理宗浩孫嵩之彌遠之姪理宗時亦爲相其再世爲相者韓琦歷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

彥徽宗時亦爲相拔琦固名相忠彥亦不失父風史氏則彌遠擅廢立爲無君嵩之謀起復爲無父家門雖盛而名節有虧若呂氏奕世勳猷輝映史冊可謂極盛矣而公著於重圭襲組之後不以門閥自高益能守正不撓爲時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呂蒙正傳贊謂國朝三次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然蒙正後又有王欽若張士遜呂夷簡文彥博陳堯佐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錄於左

趙普 乾德三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後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呂蒙正 太平興國中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淳化初罷爲吏部尚書[illegible]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眞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欽若 大中祥符中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與馬知節爭論罷天禧初又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出判杭州仁宗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張士遜 仁宗初由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江寧明道初再入相進中書侍郎後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寶元初又入爲門下侍郎封鄧國公

呂夷簡 由尚書拜中書同平章事後出判陳州未幾復相封申國公再出判許州未幾又以右僕射入相進位司空

文彥博 平貝州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唐介劾罷出知許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書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師致仕元祐初召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陳康伯 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射出判信州隆興初又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出知建康府淳熙九年拜右丞相時孝宗以僕射名不正改爲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 崇寧二年以右僕射入相尋免爲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又拜左僕射三年罷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命致仕六年再起領三省[illegible]

兩次入相

張齊賢 淳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河南府眞宗初又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昉 太平興國中拜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尋罷淳化二年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　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尋出知永興軍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陳堯叟　大中祥符初以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尋罷領群牧使明年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陳執中　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降給事中皇祐中又以吏部尚書拜同平章事

馮拯　先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爲武勝軍節度使又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右僕射

賈昌朝　慶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祐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

李迪　真宗時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鄆州仁宗時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曾　仁宗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祐二年由樞密使再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　至和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時以足疾辭出判揚州熙寧二年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范純仁　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出知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入相

趙鼎　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出知紹興府紹興七年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浚　紹興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江淮軍馬以呂祉事罷孝宗初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兩爲宰相

朱勝非 建炎三年拜尚書右僕射焉出知洪州紹興二年又入相

呂頤浩 建炎四年守尚書右僕射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江東安撫使紹興元年又拜少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秦檜 自金歸紹興元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罷八年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湯思退 紹興二十七年拜尚書右僕射尋罷隆興六年又拜左僕射

史浩 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尋罷淳熙五年又為右丞相時孝宗改僕射為丞相

梁克家 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後出知建康淳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儀國公

鄭清之 端平初為右丞相尋乞罷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吳潛 淳祐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慶元年又拜特進左丞相

程元鳳 寶祐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陳宜中 德祐元年拜特進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為右丞相元兵入臨安益王立於福州又以為左丞相

文天祥 德祐初拜右丞相使元軍脫歸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張法令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爲禍首而不知實根柢於神宗之有雄心也帝自命大有爲之才嘗欲克復燕雲恢張先烈當其爲潁王時已與韓維論功名(見維傳)及卽位富弼因奏對卽曰願陛下二十年不談兵蓋已窺見意旨矣(見弼傳)帝又與王安石論漢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見[illegible]傳)蘇頌使契丹歸帝問以山川人情頌曰彼講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漢武久勤征討匈奴終不服至宣帝時呼韓邪單于稽首稱藩唐中葉以後河湟陷於吐蕃憲宗欲復之而不能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來歸蓋外國之叛服

不常不繫乎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云（畧得）初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以取幽薊別儲於景福殿後神宗題此庫云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又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嬰慼）是帝久有取燕雲之志後帝與大臣定議將遂舉兵朝慈聖光獻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生靈所係可勝言哉苟可取則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見慈聖光獻曹后傳）觀此數傳則帝意在用武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而環顧朝臣皆習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為流

俗別思創建非常突過前代帝遂適如所願不覺如魚得水如膠投漆而傾心納之欲用兵必先聚財於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財必先用人於是呂惠卿章惇之徒進雖舉朝爭之甚至內而慈聖光獻太后外而韓琦富弼諸老臣俱以安石爲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護之愈堅故當時有謂帝與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謂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出而與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則非安石之誤帝實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誤也厥後兵不敢用於北而稍試於西靈武之役喪師覆將塗炭百萬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見宣仁高后傳蓋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倖成也已晚矣善乎韓維

之論曰聖人功名因事而見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眞深識治道之論也哉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永泰二年侍御史韋光裔爲使得錢四百九十萬貫其冬詔減青苗地頭錢三分取一遂爲常制德宗特設使者如崔渙

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彍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宋之青苗錢則始於長吏之自為之本以利民宋史李參傳參為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令民自度麥粟之羸餘先貸以錢俟麥粟熟輸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此安石青苗錢之所本也在參行之固為善

政然仁宗天聖五年已特詔罷之當亦以行之久則弊生耳至安石則初知鄞縣時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潔親施之於一縣民自有利而無害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於一縣遂欲行之天下然猶未敢遽行使蘇轍議之轍歷陳其弊乃不復言會河北轉運使王廣廉奏乞度牒爲本錢於陜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參之術）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決然行之（蘇轍）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於安石而不知李參先私行於下廣廉又奏請於上也然使聽賢吏自行於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參已先有成績即廣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爲功令則干進者以多借

爲能而不顧民之願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頭會箕斂之術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見其利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爲利天下行之則又爲害者况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約中熟爲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則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即如常平社倉何嘗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後世常平春借秋還出則苞抑入則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漁利社倉聽民自爲經理宜更無弊矣然州縣慮司其事者之乾沒必歲簽殷戸承充於是有得錢責放之弊又必歲遣小官稽覈於是有需索餽送之弊

古來未嘗無良法一經不肖官吏輒百弊叢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孟子謂有仁心而無仁政則民不被其澤豈知有仁政而無仁心非惟不被其澤且轉受其害也哉

車蓋亭詩

哲宗即位蔡確播浮言謂由己擁護既失勢遂怨望至安陸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內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處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而止確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滄海揚塵等語尤悖逆知漢陽軍吳處厚得其詩箋釋上之於是左右諫議張燾范祖禹左右司諫王巖叟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連劾之遂

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宣仁后日帝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規爲異時熒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訕上爲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識遠慮若論確設心之奸險措詞之凶悖雖誅戮尚不足蔽辜僅從遠竄已爲寬典乃當時萬戶同聲以爲太過即號爲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謂聖朝務宜寬厚力言於宣仁后簾前並非言於哲宗者范純仁及王存也謂註釋詩語近於捃摭不可以開告訐之風者盛陶也謂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者李常也謂恐啓羅織之漸上疏論列及鬪確論命又封還除目者彭汝礪也謂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

仁政爲小累皇帝宜勑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全者蘇軾也甚而范祖禹先旣劾確及聞新州之命又謂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已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節局外評論亦謂確不足惜然爲宰相當以宰相處之而以范純仁爲知國體可見是時朝野內外無不以謫確爲過當此則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縱有罪惡止從黜謫絕少嶺海之行久已習見以爲當然一旦有此遠謫便羣相驚怪不論其得罪之深反以爲用刑之濫政令縱弛人無畏懼實由於此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同文館之獄

神宗不豫時邢恕與蔡確密謀援立誘宣仁后姪公繪曰延安幼沖（哲宗）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趨出恕計不行反揚言太后屬意雍王使首相王珪知之確乃約珪同入問疾陰以語勾致珪使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俟珪語小異即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恕計無所施而語稍聞於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隨州恕與確則又揚言太后有廢立意紿司馬光子康手書謂其父光曾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宣訓者北齊婁太后宮名婁太后嘗廢孫濟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廢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馬光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語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紿其子康

手書而後可使人信其設心可謂黠矣會確貶新州恕亦遠謫事不果行紹聖初章惇蔡卞當國欲甘心元祐諸賢引恕入爲御史中丞於是恕追理前說并怵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知王珪謀立雍王以實其言總欲以此爲題陷害諸正人并誣宣仁后以見已與確有擁護哲宗之功也先是劉摯呂大防爲相時文潞公之子及甫居喪恐服除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爲甘心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本指呂大防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時韓忠彥執政其弟嘉彥尚主故以忠彥爲粉昆也至是恕

以此書示蔡確之子渭（劉摯傳謂蔡渭邢恕傳謂蔡碩皆確子也）使上其書訟當時宰相劉摯呂大防等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此書爲証惇卞遂欲因是誣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有廢立意置獄於同文館用蔡京安惇雜治之及甫乃變詞托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況之况猶兄也將鍛成廢立之事以殺摯等并以悖逆坐司馬光呂公著甚至欲追廢宣仁后會無實據及甫但云疑其事勢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誣於哲宗乃止章惇又疏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變神宗成法懼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爲傾搖之計帝曰元祐諸臣果如是乎惇

京曰誠有是心但反形未具耳帝乃錮摯燾等子孫覬摯邢恕蔡確章惇安惇等傳嗚呼固一己之權位而欲以悖逆誣正人以圖一網打盡甚至誣及母后奸人之處心設計眞可畏哉

秦檜文字之禍

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爲功惟恐人議已遂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因而附勢干進之徒承望風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諱者無不爭先告訐於是流毒遍天下令見於高宗本紀者茶陵縣丞王庭珪作詩送胡銓坐謗訕停官辰州編管曹詠言李孟堅誦其父光所撰私史語涉謗訕詔送大理寺獄成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

名峽州編管光傳則謂陛并訐孟堅以私撰國史胡寅程瑀潘良貴張燾等八人縱坐黜降有差胡寅責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又詔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吳元美謗詩獄右迪功郎安誠坐文字謗訕惠州編管副尉劉允中坐指斥謗訕棄市葉三省王遠通書趙鼎王庶三省落職筠州居住遠除名高州編管黃巖縣令楊煒誹謗除名萬安軍編管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大府丞范彥輝謗訕除名荆門軍編管從政郎楊炬坐其弟煜嘗上書誹謗邕州編管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檜据撫命大理寺鞫之貸死循州安置王超以交通李光下獄除名辰州編管故學士程瑀知饒州洪興祖轉運使魏安行以論語講解被猜

興軍昭州安行欽州俱編管瑀子孫并論罪通判沈長卿縣尉芮奕作詩譏訕除名長卿化州奕武岡軍俱編管知泉州宗室令衿坐交結罪人汀州安置又命大理寺鞫張析附麗胡寅獄此皆本紀所書也其散見於各傳者胡銓先以上書詆和議謫監廣州鹽羅汝楫劾其橫議除名編管新州守臣張棣又訐其與客唱酬怨謗再移吉陽軍李光以忤和議謫藤州守臣言其作詩風刺再移瓊海呂愿中又告光與銓作詩譏訕乃又移昌化軍趙鼎竄潮州又移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檜必殺已遂不食而死張浚竄連州又徙永州蓋此數人者名愈高檜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竄

謫屢瀕於死而凡與之交際者亦必被禍不少貸王庭珪既以作詩贈銓得禍而銓先謫廣州時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謫知安遠軍又有宜興吳師古鏤銓疏以傳流袁州通判方疇亦以通書於銓除名永州編管此以銓而連及者也葉三省王遠王趯既以通書趙鼎李光得禍吳元美之下獄也以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爲人首告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所謂黨李者亦指光也此因鼎光而連及者也江西運判張常先註前帥張宗元與張浚書上之連逮數十家將誣以不軌此因浚而連及者也檜嘗書銓鼎光浚等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趙汾之獄其父鼎已死

檜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誣與銓光浚等謀大逆所連及一時名士至五十三人會檜死始得免設檜不死則肆害更未有已也他如程瑀等之以論語得罪則以瑀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謂孔子不欲陰中人洪興祖序之魏安行鋟之故皆及禍趙令衿之得罪也則因觀檜家廟記曰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檜姪婿汪召錫所告故安置汀州後再牽入趙汾獄幾死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黃龜年以論檜貶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閩浙大水白諤有變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高登亦以考試策問閩浙大水之由郡守以違檜坐以事編管容州進

士黃友龍坐謗訕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邕州徑山僧清言以謗訕被黥何兌誦其師馬伸在靖康圍城中乞存趙氏書檜以爲分己功編管英州鄭玘買子晨以會中有嘲譏講和之語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此則不必與銓等相涉第語言文字稍觸其忌即橫遭誣害更不可數計矣檜又䟽禁野史許人首告并禁民間結集經社甚至司馬伋自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舉光藏書萬卷悉焚之其威燄之酷眞可畏哉

秦檜史彌遠之攬權

蔡京章惇之奸惡猶第諂臣媚子伎倆長君逢君竊弄

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罷之若秦檜史彌遠之柄國
則誅賞予奪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於上不能稍有
可否幾如曹操之於漢獻帝矣姑不必一一實指其事
但觀宋史各列傳可見也李浩傳自秦檜用事塞言路
及上總攬威權浩與王十朋等始相繼言事王綸傳紹
興二十六年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
甚至虞允文疏謂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
此語直奏於高宗之前則檜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有權
可知也洪咨夔傳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崔與之傳端平
初帝始親政鄭清之傳端平元年上旣親總庶政赫然
獨斷眞德秀傳彌遠卒上親政魏了翁傳彌遠卒上親

庶政則彌遠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權可知也統觀古今來權臣當國未有如二人之專者然檜十八九年威福由已名入奸臣傳至今唾罵未已彌遠相寧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權既久於檜檜僅殺岳飛竄趙鼎等彌遠則擅廢寧宗所建皇子而別立嗣君其無君之罪更甚於檜乃及身既少詬詈死後又不列奸邪則以檜讐視正人剪除異已爲衆怨所叢而彌遠則肆毒於善類者較輕遂無訾之者然則彌遠之黠豈不更勝於檜哉至如賈似道專國威權震主至度宗爲之下拜其權更甚於檜與彌遠斯則亡國之運主既昏庸臣亦狂謬實無大奸大惡之才固無足論矣

宋南渡諸將皆北人

宋南渡諸將立功雖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張俊鳳翔府成紀人韓世忠張宗顏皆延安人岳飛湯陰人劉光世保安軍人劉錡德順軍人吳玠吳璘郭浩皆德順軍隴干人楊存中代州崞縣人王德通遠軍熟羊砦人王彥上黨人楊政原州臨涇人牛皋汝州魯山人曲端鎮戎人成閔邢州人解元保安軍德清砦人王淵熙河人趙密太原清河人李寶河北人魏勝宿遷人王友直博州高平人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統計諸名將無一非出自山陝者是南宋之偏安猶是北宋之餘力也其他不甚著名而守城抗節者亦多係北人如守建康死

者楊震代州崞人守隆德府死者張確邠州宜祿人守震武死者朱昭府谷人守代州死者史抗濟源人守永興死者郭忠孝河南人其後德祐國亡時能戰之將尤推張世傑世傑亦范陽人從張柔戍杞有罪奔宋者

端平入洛之師

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興三年元太宗六年）與蒙古共滅金時蒙古之糧宋助以三十萬石張柔中矢宋孟珙力救出之兩國方敦鄰好初無嫌隙宋果欲復三京八陵宜先令孟珙等仰在軍前定議乃計不出此兵退之後鄭淸之趙范趙葵等忽欲乘虛復中原以致兵連禍結當時議者皆歸咎入洛之師（趙范奏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敗覆又言楊義之敗皆由徐敏子）

范用吉自赴援致不能支此即所謂入洛之師也今以宋金二史考之則宋師先入汴而入洛猶在後也是年正月滅金三月即遣宋揚祖林拓詣洛陽謁陵寢此不過遣官省視未即為召釁之端然宋史孟珙傳是時淮閫刻日進師蒙古聞宋來爭河南已設哨至孟津幷增戍潼關謁陵使諜知此信疑畏不前珙曰淮師泝汴非旬餘不達吾以輕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乃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成禮而歸此雖未知何月日然陵使未到而宋兵已發可知也又金史崔立傳天興二年正月哀宗走歸德立在汴以汴降蒙古立恃勢恣橫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惡之明年正月金亡六月伯淵等聞近境有宋兵陽與立謀備禦偕立

巡城遂殺之是六月中宋兵已至汴也其後趙范守襄陽與伯淵等酣狎以致襄陽失守可見伯淵殺崔立後即投入宋軍宋軍於是年六月到汴無可疑者宋史趙葵傳亦謂是時汴已有宋師續通鑑綱目謂全子才既至汴趙葵自滁州以淮兵五萬來會謂子才曰本謀據關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乃檄范用吉等率兵西上徐敏子為監軍到洛陽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殘民三百餘家登城投降是宋師先入汴再入洛之明証到洛之次日所賫糧已盡而蒙古兵已到宋兵遂敗而歸此事宋金二史紀傳俱不明析惟續通鑑綱目較詳再証之元史劉亨安傳歲甲午平蔡既而宋師二十萬攻汴將趙

洛元帥塔察兒使亨安拒之宋師奔潰此又可了然於當日宋師先汴而後洛也而宋史紀傳但謂入洛之師起釁則以宋兵之敗在洛而不在汴耳

宋史缺傳

宋史各列傳自理宗以後大概又詳於文臣而略於武臣不特缺漏彭義斌諸人也王堅守合州最有功其見於理宗本紀者詔敘堅合州功與官兩轉及合州圍解又詔擢堅寧遠節度使駐興元兼知合州封清水縣伯其見於各傳者張珏傳謂珏與堅協力拒元兵攻九月不能下王安節傳謂安節堅之子也其父守合州有功為賈似道所忌移知和州鬱鬱以死及安節守常州城

破被執元人問其姓名曰我節度使王堅子也遂遇害此見於宋史者也其見於元史者憲宗紀帝攻合州遣宋降人晉國寶招諭堅堅不應國寶去堅又追還殺之帝悉率諸軍戰城下攻一字城攻鎮西門攻東新門攻奇勝門攻護國門皆不克汪田哥又選兵登其外城堅率衆來拒遇雨元兵梯折後軍不克進乃止趙阿哥潘傳亦謂憲宗駐釣魚山守將王堅夜來斫營阿哥潘拒徹之汪德臣傳王堅負險五月不下德臣至城下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速降語未旣爲飛矢所中此見於元史者也是堅之守合州幾不減張巡之守睢陽乃竟無專傳王佐守利州父子皆死難理宗紀謂佐

堅守孤壘元使降將南永忠來說降佐罵之永忠流涕而去王翊張珏傳亦俱謂元兵拔長寧佐父子俱死元史憲宗紀帝圍長寧守將王佐及裨將徐昕等出戰敗之帝又督軍力戰於望喜門破其城王佐死焉又誅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是王佐之守長寧亦必宜有專傳而宋史無之元史伯顏傳伯顏自鄂順流下斬鄂將趙文義范興師至沙洋遣人持黃榜及文義首入城招降守將王虎臣王大用焚榜斬使有私謀出降者虎臣殺之伯顏又命呂文煥來招亦不應遂攻破其城擒虎臣大用殺之是王虎臣王大用皆力守孤城抗節不屈宋史皆無傳幷不附見其姓名於他傳中又尹玉麻

士龍皆文天祥所遣救常州者玉戰死五牧士龍戰死虞橋見德祐紀及元史伯顏傳乃宋史玉有傳而士龍無傳并不附姓名於玉傳中亦皆缺事也

張世傑李庭芝姜才

元兵下江南張世傑以水師碇焦山下力戰而敗宋自是不復能軍柯維騏謂世傑何不據鎮江瓜洲以扼敵衝及觀元史而後知其勢不然也是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賈似道兵敗後伯顏直趨建康其時鎮江府馬軍總管石祖忠先以城降行樞密院使阿塔海即來駐京口立木柵以護民居又分兵屯瓜洲以絕揚州之援（阿塔海傳）阿术別奉命攻揚州亦以兵先駐瓜洲宋淮東制置使盡焚瓜洲

城中廬舍徙其民而去阿术創樓櫓以守之阿术傳於是瓜洲有阿术鎮江有阿塔海世傑無地可據不得不泊焦山以決死戰也至李庭芝姜才守揚州宋亡後猶能支撑半年則亦有故其時臨安雖亡而揚州所屬之高郵寶應通泰眞州尚俱拒守故可藉其糧援觀宋史文天祥傳天祥由鎮江脫走至眞州苗再成得制置司檄擒天祥乃托辭遣之出又元史阿术傳眞州馮都統來襲瓜州阿术遣阿塔赤敗之是眞州尚爲揚守也又阿术及苫徹傳寶應餽糧揚州姜才率軍士迎糧苫徹奪其馬并糧槖二萬是高寶亦尚爲揚守也博羅歡傳宋亡後淮東諸城尚堅守博羅歡自西小河入漕河斷通泰

援兵（怯怯里傳亦同）是通泰亦尚爲揚守也其時蒙古兵兩大營一駐揚州北之灣頭一駐揚州南之揚子橋固已扼其要害然文天祥指南錄蒙古南北兩營每日早晚必會哨哨旣過仍有村民貿販者往來故天祥等得乞販者之餘慘羹以救饑而逃至通州入海宋史姜才傳亦云才每出兵運糧高郵眞州以給兵馬家渡與元將史弼徹夜苦戰亦爲護糧也可見揚城南北雖有敵兵圍守而資糧尚可入城故阿术曰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援尚多也乃又柵揚州北之丁村以扼高寶之饋餉屯新城（邵伯埭）以斷泰州（阿术傳）於是庭芝等大困走入泰州城陷遂爲所執論古者不參觀於宋元二史無由得當日情

事也

又姜才傳德祐帝北遷至瓜洲才以兵四萬直擣瓜洲欲奪駕戰三時衆擁帝北去按帝既北行應過揚州城下何以姜才不於城下截之此亦即在才傳可意揣也是時元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橫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是揚城北皆有長圍防護蓋瓜州戰後元兵即擁帝從圍牆外北去故無從邀奪也

夏貴

宋夏貴於國亡後降元故宋史不立傳然究是宋末勞臣觀於元史紀傳可見也中統元年夏貴軍於淮南新

城元將脩世昌乘戰艦抵城下戰退宋兵（脩世昌傳）二年元將張庭瑞築城於蜀之虎嘯山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砲皆穿護以木柵柵又壞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砲貴以城中人飲於澗外絕其水庭瑞取人畜糞溺沸煮濾土中以洩臭人飲數合脣皆瘡裂堅守逾月伺宋兵少懈奮出擊之（張庭瑞傳）元將焦德裕來援夜薄貴營令士卒人持三炬貴驚走（焦德裕傳）三年李璮反於濟南宋夏貴乘虛襲取蘄州宿州等城（本紀）萬戶李義戰死貴又攻邳州守將李杲哥出降貴去杲哥入城詭言有保城功已而事露伏誅（本紀）貴焚廬舍去杲哥之弟復與貴以兵三萬來援元將郭侃敗之（郭侃傳）時夏貴已陷亳滕徐宿邳滄濱七

州及利津等四縣張宏略過之於渦口貴始去乃盡復所失地張宏傳四年宋夏貴以兵侵蜀中虎嘯山寨元將趙匣剌往禦走之趙匣剌傳至元元年元將劉元禮爲潼川路漢軍元帥宋夏貴率軍五萬來犯諸將以衆寡不敵有懼色元禮持長刀大呼突陣遂退貴兵劉元禮傳二年宋夏貴欲攻虎嘯山詔以石抹紇扎一軍戍之本紀六年攻宋襄陽宋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來援時漢水暴漲貴乘夜潛上元將趙璧發伏兵奪其五舟明旦阿朮追貴騎兵璧以舟師追貴水兵合戰於龍尾洲貴敗去趙璧傳貴又泊鹿門山西岸相持七日元將李庭與水軍萬戸解汝楫擊之斬其將王玘元勝李庭傳七年元將史權駐

荆子口宋夏貴以船萬艘載壯士欲薄江面權破之既而轉攏於隨貴又扼前路權又破之宋權傳九年元築正陽兩城宋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元將董文炳登城禦之一夕貴去復來飛矢貫文炳左臂著脇拔矢授左右四十餘矢矢盡力亦困遂悶絕明日水入外郛文炳移營避水貴乘之壓軍而陣文炳創甚以其子士選代戰貴敗去董文炳傳十一年宋夏貴以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城幾陷元將塔出突圍入城復出與戰遂解正陽之圍塔出傳劉整又追敗之於大人洲劉整傳孟義亦奪舟數艘孟義傳夏貴知亳無備引兵襲亳元將賈文備破之賈文備傳是年伯顏大軍已自郢東下至漢口夏貴以戰船萬艘分據諸

臨伯顏乃開壩由沙蕪口入江夏貴迎戰於陽邏洑元將謁只里奮勇衝貴軍獲戰艦百貴東走（本紀及伯顏李庭謁只里等傳）十二年伯顏大兵自鄂東下至丁家洲貴與賈似道以舟師橫亘於江伯顏以大砲擊之宋兵陣動似道走揚州貴走廬州（本紀及伯顏等傳）貴又欲由太湖入衛臨安元將李庭薛塔刺海截戰於峪溪口敗之（李庭薛塔刺海傳）高鬧兒又敗夏貴於焦湖（高鬧兒傳）由是觀之貴崎嶇戎馬東奔西走補救於末造者幾二十年固宋末一勞臣使其能保危疆支撐半壁固當與劉韓岳諸公比烈即不然而以身殉國亦當與趙居誼李芾李庭芝等同以忠義傳乃自峪溪口焦湖之敗伯顏阿术大兵分駐建康鎮江貴欲入衛

而無由遂不能守其初志伯顏遣人往攻郎致書曰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願勿費國力攻此邊城若行在歸降邊城焉往（諸書）爲明年正月宋亡二月貴遂以淮西入獻其意以爲國亡始降猶勝於劉整呂文煥范文虎等之先行投拜然宋史既因其降元而不爲立傳元史又以其在元朝無績可紀亦不立傳徒使數十年勞悴付之子虛計其時年已大耄即苟活亦祇數年故歿後有人弔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宋稗史）真可惜也

按貴降後入覲上都授參知政事至元十五年授江淮行中書省左丞以江南盜賊竊發命貴招撫十七年貴請老從之詔官其子孫未幾卒俱見元史各傳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劉克莊詩多用本朝事說見叢考然不特詩也其所撰四六亦多以本朝事作典故賀謝司諫啟云既襲了翁之諫疏尅敢掇老蔡之鋒使行獻可之彈文世豈受金陵之禍質肅論燈籠錦或訊後遂無文道鄉諫瑤華宮有云事不止此賀劉察院啟云丞叔責高司諫猶在館中了翁忤張雷州方爲博士寧作夷陵之役不登紹聖之舟賀李制置啟云寇萊公之鎮北門契丹服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而胆寒賀傅侍郎掛冠啟云丞叔避闗弓之害沂公懲一綱之危上王師侍啟云中年勇退有君實聘叔之風晚節後彫負元城了翁之望

其授秘撰謝丞相啟云詞臣援蔡叔厚請暴揚老檜之奸言者疑曾子開有忿嫉新州之意溫公除吏莫榮子駿京東之行文正憐才不奪大年陽翟之志除雲臺觀謝丞相啟云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陸游米芾之擬除宗簿謝丞相啟云范歐與慶歷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呂致元祐之諸賢獨見遺於無已是克莊四六亦多以時事爲典故然此體實不自克莊始南渡以來已多有人爲之者李劉賀虞大參帥蜀啟云小范有胸中百萬兵西賊聞之胆驚破維弼上河朔十三策北邊皆其手撫摩賀董司諫啟云尙欲作石守道紀德之誦李勿還李師中落韻之詩賀衛參政除江西帥啟云夷狄

之問冠公兒童之誦君實謝曾舍人啟云說戰場文人方迷於五色讀刑賞論公放出於一頭上史丞相啟云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書而無路今來闕下願作石徂徠之頌而難言上衛叅帥啟云夷狄問潞公之年幸其未老兒童誦君實之字持此安歸周必大賀汪叅政啟云資藏廿寧彥博人登於宰席使來西夏仲淹歸贊於樞庭楊萬里回韓安撫啟云穎濵上太尉之書丞叔記武康之節熊克賀湯丞相啟云考本朝宰府之故事若先正沂公之迭爲天聖初來旣踐昭文首台之位景祐再入乃居集賢次輔之居王十朋除館職謝啟云魏國公奮自甲科猶薦而後召蘇內相擢由制舉亦試而

後除洪适賀王憲啟云東坡六君子之游慶歷三諫官之列此皆在劉克莊前而已用本朝事者也其與克莊同時及在克莊後者亦多用此體王邁上留經略啟惟元城之在宋門業有徒與了翁之居淮及門者衆上應經略啟云筆下無一點塵埃宮大蘇之文采胸中有百萬兵甲負小范之經綸賀曾憲啟云餘慶歷元祐之典刑有王局宛邱之標致賀李倉曹啟云舞彩袖於春與遂蔡端明便親之志鳴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賀鄭樞密云昔中書未有寇忠愍若得爲辭今吾國已相司馬公豈容生事李廷忠賀婁同知啟云遂人相戒愼勿開邊隙爲司馬之秉鈞衡澶淵一舉足以定虜

盟本寇公之籌帷幄方岳賀李制置啟云維弼書河朔千三策小范有胸中百萬兵謝李尚書啟云介爲時論所喧雅見推於永叔軾陷深文之久獨受薦於景仁洪咨夔到運使任謝政府啟云念司馬公用鮮于以福齊魯之區而王文正命薛奎以寬江淮之力賀鄭丞相啟云慶歷之進杜正獻盡革弊端元祐之相司馬公力正倫紀賀蔡侍郎陞侍讀啟云若昔邢昺在咸平之間與吾拔仙處元祐之始賀李參政啟云獨樂園之自邈難淹君實之留天章閣之一開即俟鄭公之用林鑑賀曾參政啟云措置西事莫如此廟堂固已契呂申公之精議戒飭疆吏勿更開邊隙行當踵司馬相之清名眞德

秀宣召入院謝表云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年軾侍
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方蒙賀徐樞密啟云文富人望
行大播於雄麻韓呂世家定增光於汗竹謝王丞相啟
云狂若仲淹眞負晏公之薦戇如蘇軾幾貽安道之危
致福建安撫李尚書啟云晦叔雖介甫所厚安可屬以
私淳夫受溫公之知豈不言其過回泉守趙侍郎啟云
善神誰護於熙寧惟鬼已瘠於慶歷姚勉謝應判縣送
酒啟云誠齋作汝飲吾譙之詩美過於味東坡謂我眠
君去之語若未爲賢回胡主簿啟云昔明道先生之在
鄠縣以德化人至紫陽夫子之仕同安以學造士文天
祥賀江左相啟云踏公平章軍國司馬寶位昭文正獻

議論廟堂微仲書伸左轄賀馬右相啟云簡淡獨用於事物晦叔所以有立於潞國司馬之問忠恕不離於須臾堯夫所以無愧於正獻微仲之際謝江樞密啟云稱彥博於都堂幸借鄒公之輿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公致章簽書啟云永叔之忝兵柄在魏國位平章之時堯夫之贊樞庭當潞公重判事之日傳江西宗派之圖敢云入社誦徂徠聖德之句請繼作歌致胡丞相啟云試韓范之規模溯趙張之事業是亦皆以本朝人用本朝事者葢宋朝國史記載本散布於民間如李燾作通鑑長編徐夢莘作北盟會編之類若非得國史原本憑何撰述可知日歷實錄士大夫家有其書也他如名

臣錄筆談遺事家傳文集又隨時刊布人皆得知本朝故事故便於引用耳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七

陽湖　趙翼　雲崧

遼史

遼史太簡略蓋契丹之俗記載本少太宗會同元年雖詔有司編始祖奇善(舊作奇首)可汗事迹然遼史所載僅記其生於都菴山徙於潢河之濱而已蓋已荒渺無可稽也歷朝亦有監修國史之官如劉慎行邢抱樸室昉劉晟馬保忠耶律隆運耶律玦蕭罕嘉努(舊名蕭韓家奴)耶律阿蘇(舊名阿思)王師儒等皆以此繫銜(見各本傳)然聖宗詔修日歷官毋書紀事道宗並罷史官預聞朝議俾問宰相書之惟蕭罕嘉努修國史以聖宗獵秋山熊鹿傷數十人直書其事帝

見而命去之既出又書其事以爲史筆當如是也其他則隱諱苟簡可知矣其編爲史冊至興宗時耶律孟簡上言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嚕舊名曷魯烏哲舊名屋質休格舊名休哥三傳以進興宗始命置局編修其時有耶律古裕舊名谷欲耶律庶成及蕭罕嘉努實任編纂之事乃錄約尼氏舊作遙輦氏以來事迹及諸帝實錄共二十卷上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則又本耶律古裕等所編而審訂之其時劉輝謂道宗曰宋歐陽修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臣亦請以趙氏初起時事詳附我朝國史據輝所言則不惟諸帝有實錄且漸有全

史矣至天祚帝乾統三年又詔耶律儼纂太祖以下諸帝實錄共成七十卷於是遼世事迹粗備遼史傳贊謂其具一代治亂之迹亦云勤矣當遼之世國史惟此本號為完書金熙宗嘗于宮中閱遼史即此本也熙宗皇統中又詔耶律固伊喇因（舊名移剌因）伊喇子敬等（舊作移剌子敬）續修遼史而卒業於蕭永祺共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皇統七年上之此金時第一次所修也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遼史党懷英郝俁充刊修官伊喇益趙渢等七人為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誌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賈鉉蕭貢陳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後詔大任繼成之（俱見

傳条此金時第二次所修也至元修遼史時耶律儼及陳大任二本俱在后妃傳序云儼大任遼史后妃傳大同小異酌取以著於篇而歷象閏考中并注明儼本某年有閏大任本某年無閏尤可見其纂修時悉本儼大任二書也

遼史二

遼金二代之興皆經祖宗數世開創始成帝業金史於太祖本紀前先立世紀以叙其先世最爲明晰遼史則開卷即作太祖本紀而其祖宗遞傳之處反附見於本紀贊內故所敘太簡肅祖懿祖元祖德祖四代其妻已立傳於后妃內其夫反無專紀而附於贊內豈不詳略

兩失乎且贊中所敘又不甚明了請自奇善可汗生都菴山傳至聶呼（舊名輦）讓蘇爾威（舊名畢）而不肯自立聶呼生必塔（舊名毗牒）必塔生海蘭（舊名頦領）海蘭生努爾蘇（舊名耨里思）是為肅祖肅祖生薩喇達（舊名薩剌德）是為懿祖懿祖生伊德實（舊名勻德實）是為元祖元祖生色勒迪（舊名撒剌的北庭雜記又名韓里）是為德祖德祖即太祖安巴堅（舊名阿保機）之父也世為約尼之額爾奇木（舊作夷离堇）太祖受可汗之禪遂建國云太祖本紀又謂恰陶津汗（舊作痕德堇可汗）殂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三讓乃許之按新唐書謂契丹王錫里濟（新唐書及薛居正五代史俱作習爾之）死族人沁丹（唐書薛史俱作欽德）嗣嘗入寇為劉仁恭所敗乃以重賂乞盟故沁丹晚節不競而歐陽五代史謂約尼以次代為劉仁恭所攻八部之人

以約尼爲不任事選於衆得安巴堅代之葢此卽遼史所謂受可汗之禪者也欽德擬德星譯皆名字傳聞之訛其聶呼讓蘇爾威而不自立之處按邪律赫嚕傳哈陶津汗殁羣臣奉遺命立太祖太祖曰吾祖聶呼嘗以不當立而辭位吾可受乎蘇嚕曰昔聶呼之辭以未有遺命也今先君言猶在耳君命不可違太祖乃卽位據此則所謂聶呼讓蘇爾威及太祖受可汗之禪歐史雖不載要是實事又赫嚕云自蘇爾威後十餘世國衰民困今正當興王之運不可失也此亦與唐書歐史所謂被劉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約尼爲不任事而立安巴堅者略相合然遼史謂羣臣奉遺命立安巴堅歐史則謂八部八公議立安巴

堅又屬岐互至新唐書謂八部迭相更代獨安巴堅自爲一部不肯代自號爲王歐史又謂安巴堅旣立後値中國多故漢人歸之者衆告以中國之主無代立者安巴堅於是立九年尚不求代諸部共責誚之安巴堅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諸部許之遂率漢人於灤河上築城種田而以計誘八部大人來會盡殺之然後并八部爲一此與新唐書相合當是安巴堅實事而遼史並無一字及之蓋耶律儼修實錄時爲其先世隱諱陳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復勘對唐書及歐史也且遼史隱諱之處亦不止此歐史載李克用先約安巴堅共攻梁已而安巴堅背約反遣梅老

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册克用大恨臨歿以一矢屬莊宗報仇後果爲莊宗擊於望都大敗而去而遼史則以克用結好之事爲約其共攻劉仁恭而不言攻梁以掩其背約之迹此其諱飾一也歐史德光滅晉後歸歿於欒城契丹人剖其腹實以鹽載之北歸晉人謂之帝羓遼史並不載但載其自悔之語謂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私財二也不遣諸節度歸鎮三也而贊其如秦穆之能悔過又記其遣晉主母子於黃龍府時仍以其宮女宦官東西班官醫官控鶴官及庖人茶酒司等從行又以晉舊臣趙瑩馮玉李彥韜等護送以見其加惠於亾國之處凡此有善則書有惡則諱可見皆邪

律儼在遼時所修原本而陳大任因之者也而元時修史之草率并唐書歐史亦不復校勘概可見矣

宋史宋琪傳琪本幽薊人故知遼事最詳其疏云契丹自阿保機始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子長東丹次德光季曰自在太子德光南侵還死於途東丹之子永康代立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子述律代立號曰睡王二年爲永康子明記所簒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番將守興之女即今幼主之母也云云其敘安巴堅以後世次繼立之處俱與遼史同惟名字不合蓋契丹以國語爲名本無正字耳

遼史立表最善

遼史最簡略二百年人物列傳僅百餘篇其脫漏必多矣然其體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則傳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類有功罪大者自當另爲列傳其餘則傳之不勝傳若必一一傳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於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書焉實足省無限筆墨又如內而各部族外而各屬國亦列之於表凡朝貢叛服征討勝負之事皆附書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國等傳故遼史列傳雖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備惟與宋和戰交際之事則書於本紀而不復立表蓋以夏高麗女直之類皆入於屬國表宋則鄰國不便

列入也然金史特立交聘表凡與宋交涉之事一覽瞭如遼史雖舊無底本而元人修史時既於金史立此表獨不可於遼史亦立此表乎且遼史與宋交涉之事書於本紀者前後亦不盡一澶淵既盟之後凡兩國遣使生辰正旦以及慶弔等事不特逐年詳書即使臣姓名亦一一不遺及興宗再定和議加增歲幣之後則惟書弔大喪賀即位之事其餘生辰正旦等使一概不書何其前詳後略也若亦立交聘表則此等皆可於表內見之前既免於繁冗後亦不至簡略矣而遼史無之此又修史諸人之失也

遼史疎漏處

遼史又有太疎漏者東都事略記遼太宗建國大遼聖宗即位改大遼爲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爲大遼改號復號一朝大事而遼史不書聖宗統和二十四年幽皇太妃呼紐（舊胡輦）於懷州囚夫人伊蘭（舊夷蘭）於南京餘黨皆生瘞之明年賜皇太妃死於幽所按統和十二年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爾古（舊烏古）等及永興宮軍撫定西邊以蕭達林（舊名撻凜宋史名撻覽）督其軍事此即皇太妃呼紐也達林傳亦稱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總烏爾古部及永興宮軍討之凡軍行號令太妃悉委達林其後蕭罕嘉努（舊名韓家奴）疏亦言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多自後一部或叛隣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禦遠

之道則此皇太妃不惟有關土之大功且有靖邊之長策其幽死也又以何事后妃傳內當專立一傳乃並無其人何也又聖宗統和四年納皇后蕭氏皇太妃進衣物駝馬以助會親頒賜內外命婦亦進會親禮物此后乃聖宗元配也統和十九年以罪降爲惠妃后雖降而其爲聖宗原配終不可沒后係何人之女以何事得罪后妃傳內亦宜有專傳乃但以統和十九年另立之齊天皇后特立一傳而此初娶之后絕無一字及之何耶且既爲遼史則本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乃本紀貝州之戰云軍校邵珂開城門納遼兵戚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

之戰云慕容彥超遇遼軍數萬至榆林遼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國記載而稱契丹為遼軍者此亦修史者之疏也

遼帝皆有簡便徽號

遼帝皆有一二字簡便徽號當時為臣下所稱後世亦即以此別之為某帝初不稱廟謚也如太祖曰天皇帝太宗曰嗣聖皇帝世宗曰天授皇帝穆宗曰天順皇帝景宗曰天贊皇帝聖宗曰天輔皇帝道宗曰天祐皇帝末帝曰天祚皇帝皆於初即位時羣臣上尊號即有此二字甚至皇后亦另有徽稱如太祖后曰地皇后聖宗后曰齊天皇后道宗后曰懿德皇后是也其後耶律淳

僭位亦號天錫皇帝耶律達實（舊名大石）亦號天祐皇帝達實歿其后塔布布延（舊名塔不烟）稱制亦號感天皇后其女布沙堪（舊名普速完）稱制亦號承天太后此亦一代之制也按元制每帝亦有國語徽稱如太祖曰成吉斯（舊作成吉思）皇帝世祖曰色辰（舊作薛禪）皇帝成宗曰鄂勒哲圖（舊作完澤篤）皇帝武宗曰庫魯克（舊作曲律）皇帝仁宗曰布延圖（舊作普顏篤）皇帝英宗曰格根（舊作格堅）皇帝文宗曰濟雅圖（舊作札牙篤）皇帝是也但元制係以國語爲尊奉之稱遼制則不用契丹語而以漢字尊稱故不同耳

遼后族皆姓蕭氏

遼后族皆姓蕭氏后妃傳引耶律儼所修實錄謂其先

本伊蘇巴里氏舊作乙室拔里氏太祖慕漢高祖故稱劉氏以伊蘇巴里比蕭相國遂爲蕭氏又謂太祖舒嚕后舊作述律后兄子名蕭翰妹復爲太宗皇后故后族皆以蕭爲姓云是實錄以后族姓蕭爲太祖所賜而國語解謂其說不合故陳大任不取又外戚表序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舊作二審氏曰巴里舊作拔里曰伊蘇濟勒舊作乙室巳太祖娶舒嚕氏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歸留外戚小漢爲汴州節度使賜姓名蕭翰由是巴里舒嚕伊蘇濟勒三族皆爲蕭姓是賜姓又自太宗始按薛居正五代史蕭翰傳翰父阿巴有妹爲安巴堅后翰妹又爲德光后德光入汴將命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本無漢名乃賜姓名蕭翰自

是翰族皆姓蕭歐史亦謂德光欲留蕭翰於汴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云是后族姓蕭實太宗所賜也旣爲太宗所賜何以太祖之高曾祖父四代妣已俱稱蕭蓋皆後人所追氏也而諸外戚之姓蕭者可類推矣蕭氏於遼最貴世與宰相之選統遼一代任國事者惟耶律與蕭二族而已

遼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遼太祖三子皆舒嚕后所生長名貝（舊名倍）已立爲太子後得東丹國冊爲人皇王主之太祖崩讓位於其弟太宗（德光）身自歸東丹尋浮海適唐賜姓名李贊華爲唐末帝所害（後以子世宗登極追謚義宗）太宗崩世宗（貝子舊爲永康王）以從子入嗣世宗

嗣穆宗〔太宗子〕以從弟入嗣穆宗嗣景宗〔世宗子〕又以從子入嗣皆未先為皇太子也惟景宗后蕭燕燕正位中宮後始生聖宗聖宗以冢嫡嗣位享國四十九年令名遐福最稱賢主此為古今來正后所生儲君繼體者之第一　然未即位以前年尚幼却未立為皇太子興宗〔聖宗子〕則由皇太子嗣位而其母耨斤本宮人也道宗母係仁懿蕭后然道宗生於興宗藩邸仁懿尚未為后道宗宣懿蕭后則既冊為后始生子濬尋立為皇太子後被伊遜〔舊名乙辛〕所譖母子皆不得其死天祚帝係濬為太子時元妃蕭氏所生亦尚未為后也

遼官世選之例

遼初功臣無世襲而有世選之例蓋世襲則聽其子孫自爲承襲世選則於其子孫內量才授之興宗詔世選之官從各部耆舊擇材能者用之是也其高下亦有等差外戚表序云后族蕭氏世預北宰相之選按遼本紀太祖四年以后兄蕭達魯（舊名阿[illegible]）爲北府宰相后族爲相自此始然蕭塔喇噶（舊名塔剌葛）傳其祖常安祿山來攻時戰敗之爲北府宰相世預其選則世選官本契丹舊制不自遼太祖始也蕭思溫傳爲北府宰相上命世預其選蕭和斯（舊名護思）傳官北院樞密使仍命世預宰相選辭曰臣子孫賢否未可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又道宗詔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舊名乙辛）同母兄弟世預北南院樞密使之選

異母兄弟世預額爾奇木(舊作夷离畢)之選太保查剌世預奚呂不部節度使之選耶律轄哩(舊作轄里)征宋有功世預節度使之選蕭達魯(舊作撻魯)善醫世預大醫選此可見遼代世選官之制功大者世選大官功小者世選小官褒功而兼量才也

按遼之世選官與元時四集賽(舊作四怯薛)相同如穆呼哩(舊名木華黎)子孫安圖(舊名安童)哈喇哈斯(舊名哈剌哈孫)累世皆爲宰相阿嚕圖(舊名阿魯圖)自言我博爾濟(舊名博爾术)後裔豈以丞相爲難得耶是元時丞相多取於四集賽之家與遼之世選宰相大略相同也

遼族多好文學

遼太祖起朔漠而長子人皇王貝已工詩善畫聚書萬卷起書樓於西宮又藏書於醫巫閭山絕頂其所作田園樂詩爲世傳誦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其讓位於弟德光反見疑而浮海適唐也刻詩海上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情詞悽惋言短意長已深有合於風人之旨矣平王隆先亦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世其他宗室內亦多以文學著稱如耶律國留善屬文坐罪在獄賦寤寐歌世競稱之其弟資忠亦能詩使高麗被留有所著號西亭集耶律庶成善遼漢文尤工詩耶律富魯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其父庶箴嘗寄戒諭詩

宮留答以賦時稱典雅耶律韓留工詩重熙中詔進述懷詩帝嘉嘆耶律辰嘉努舊名陳家奴遇太后生辰進詩太后嘉獎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應詔進詩帝嘉之解衣以賜耶律良重熙中從獵秋山進秋獵賦清寧中上幸鴨子河良作捕魚賦嘗請編御製詩文曰清寧集上亦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序賜之耶律孟簡六歲能賦曉天星月詩後以太子濬無辜被害以詩傷之無意仕進作放懷詩二十首耶律古裕舊名谷欲工文章興宗命爲詩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紐幹哩舊名褭履工畫坐事犯罪寫聖宗御容以獻得減死後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覷默寫之及出境以示餞者駭其神

妙此又宗室之以晝著名者也

遼燕京

京師本唐范陽節度使治府曰幽州軍曰盧龍遼太宗會同元年晉主石敬塘遣趙瑩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嬀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來獻乃詔以幽州爲南京三年三月至南京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又御昭慶殿宴南京羣臣按石晉纔以地來歸太宗駕至即有拱辰元和昭慶等名則非遼所建之宮殿可知也是年冬始詔燕京建涼殿於西南堞建一涼殿何特書於本紀更可知太宗初入時並未別有改築葢幽州自安史叛亂已稱大燕後歷爲强藩所據唐末劉

仁恭僭大號於此必久有宮殿名遼但仍其舊耳聖宗統和二十四年改南京宣教門爲元和門外三門一爲南端左掖爲萬春右掖爲千齡開泰元年又改幽都府爲析津府幽都縣爲宛平縣太平五年駐蹕南京幸內果園宴時値千齡節燕民以年穀豐熟車駕適至爭以土物來獻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蓋遼以巡幸爲主有東西南北四樓曰捺鉢又有春水秋山歲時遊獵從未有久駐燕京者是年偶度歲於此故以爲僅事也今其基址亦有可約略者遼史地里志謂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

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其所改之元和門及南端萬春千齡等門則大內之門也憫忠寺有李匡威所立之碑曰大燕城內東南隅有憫忠寺是唐藩鎮牙城本在憫忠寺之西遼志云大內在西南隅宋王曾記契丹事亦云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是遼之南京即唐幽州鎮之舊治確有明証金初因之宋欽宗至金館于燕山東南憫忠寺此寺猶在東南也海陵始擴東南二面而大之詳見金築燕京條內元世祖又廣其西北而截其東南詳見元築都城條內明徐達又截其西北成祖建都則又廣之於東詳見明築都城條內蓋至是凡數改矣惟王曾記自盧溝河至幽州六十里今盧溝橋至京不過三十里遼金

之燕京尚在西北而其去盧溝宜近乃較遠於今何也蓋今盧溝橋乃金章宗時始建遼時盧溝河尚未有橋其渡河之處或尚在南故至幽州六十里耳

金廣燕京

金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嘗至燕也熙宗始詔盧彥倫營造燕京宮室（彥倫傳）海陵欲遷都於燕天德三年乃詔廣燕城建宮室依汴京制度遣丞相張浩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修築有司以圖來上并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善地何益堯舜居之何以卜為（本紀）是時張浩舉蘇保衡分督工役又景州刺史李石護役皇城（見浩石各本傳）運一木之費至

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皆飾以黃金五彩一殿之成以億萬計（見續通鑑綱目）貞元元年來都之以遷都詔中外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以京城儼地賜朝官等又徵其錢賜營建夫匠帛（本紀）今按蔡珪傳有兩燕王墓舊在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墓在城內相傳爲燕王及太子丹之葬珪獨考其非是乃漢劉建及劉嘉之墓也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又劉頍傳南苑有唐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世宗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劉頍家本怦後詔賜怦錢二百貫令頍改葬於城外據此二傳可見海陵築城時於遼故城之東南二面皆大爲增廣故兩燕王及劉怦冢舊時皆在城外者悉圍入城

中至大定始遷出也

元築燕京

元太宗十年已取燕京然未嘗駐蹕世祖即位尚在開平中統二年始命修燕京舊城蓋自金宣宗遷汴後燕京入于蒙古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至是已四十餘年班朝出治之所無復存者故中統元年車駕來燕只駐近郊紀本王磐傳所謂宮闕未定凡遇朝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喧擾不能禁也至元元年詔改燕京爲中都始建宗廟宮室劉秉忠傳八年發中都眞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萬八千人築宮城又敕修築之費悉從官給并免伐木夫役稅賦是年刻建東西華及左右掖門十年

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廡兩翼室十一年正月宮殿告成帝始御正殿受朝賀此俱見本紀時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有官者爲先仍定制以八畝爲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築室者皆不得冒據聽他人營築此元將遷築燕京之明據朱竹垞所謂元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東大遷民以實之燕城以廢是也二十年以侍衛親軍萬人修大都城二十六年又修宮城乃立武衛繕理以留守段天祐兼指揮使治之大概元之遷築先宮城而後及于都城事皆散見紀傳今其故址有可以意得者德勝門外八里土城本元之健德門是元之都城北面在今德勝門外八里也郭守敬引白

浮泉水入都城滙於積水潭置牐以運通州之米世祖還自上都見積水潭舳艫蔽水大悅積水潭即今之西海子其時糧船可泊于此知此潭尚未為禁地也（見守敬傳）永樂初封于燕因元故宮即今之西苑開朝門於前事見劉侗帝京景物畧是元故宮乃在今西苑之西宣武門以內也

明南北京營建

明祖創造南京規制雄壯今四百餘年城郭之崇衢衖之濶一一可想見締造之迹蓋盡舉前代官民房舍掃除而更張之而工作皆出于民力水東日記云洪武門外至中和橋六七里長街乃富民沈萬三家絡繹石所

初以此類推是物料皆取之民間也明史嚴震直傳時方事營造集天下工匠二十萬戶於京師震直請戶役一人各書其姓名術業按籍更番役之是工匠悉取之民間也朱煦傳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爲民害者赴京師築城葉伯巨傳亦言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築之科是工築并及于官吏也當開國之初勞民動衆固非得已至成祖遷都北京自可仍元都之舊乃宮殿多移在元舊城東三四里蓋自徐武寧平燕廢元都已縮其地爲北平府今德勝門外八里有土城尙是元健德門故址可見武寧已割舊都西北一帶於城外也蕭雲龍鎮北平建燕邸改築北平城

龍傳劉侗帝京景物略亦謂徐達命雲龍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是城郭已另築也姚廣孝傳成祖初封于燕其邸即元故宮景物略亦謂燕邸因元故宮即今之西苑開朝門於前永樂登極後即故宮受朝至十五年改建皇城于東去舊宮里許悉如金陵之制云云是宮殿亦另建也今以明史各列傳參考之當時大工大役亦不祇洪武之創南京矣自永樂五年實始營建九年譚廣以大寧都指揮使董建北京廣傳十五年薛祿以後軍都督董北京營造祿傳宦官阮安有巧思奉命董北京城池宮殿及百司府舍目量意揣悉中規制工部受成而已官傳是董役者固不一其人鄺埜以北京執役者鉅萬奉

命稽省病者（坒傳）葉宗人爲錢唐令督工匠往營北京（宗人傳）
是工匠亦役及各省也鄒緝疏言建造北京幾二十年
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
得耕作工匠小人又假托威勢逼民移徙移徙甫定又
令他徙至有三四徙者（緝傳）永樂十九年詔云賴天下臣
民殫竭心力冒寒暑涉風霜趨事赴功勤勞匪懈（[illegible]傳）是
可見當時城池宮闕皆非因元之舊其擾民肆害有記
載所不能盡者　本朝定鼎明宮殿已爲流賊李自成
所燬（流賊傳）宜乎大有改建乃初定鼎僅在武英殿朝賀後
次第修葺不肯興大役以病民直至康熙八年十一月
太和殿乾清宮始告成則　開國之初固已仁及天下

矣

朱竹垞日下舊聞序云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即今南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東北徐達定北平毀故都城縮而小之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城外及嘉靖築新城此數寺又圍入城內梁園以東至於神木厰亦舊時郊外地也元之宮闕當在今安定門北明初即南城故宮為燕邸而非因大內之舊云此可以參証

金史

金史敘事最詳核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說者謂多取劉祁歸潛志元好問壬辰雜編以成書故

稱艮史然好問傳金亡後累胡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好問言於張欲據以撰述後爲樂夔所沮而止是好問未嘗得實錄底本也今金史本紀即本張萬戶家之實錄而成按完顏勗及宗翰傳女直初無文字祖宗時並無紀錄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先世遺事太宗天會六年令勗與耶律迪延掌國史勗等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部族旣曰某部又曰某水某鄉某村以識別之至與契丹往來及征戰之事中多詐謀詭計悉無所隱故所紀咸得其實云今按世紀初臣遼而事之繼叛遼而滅之一切以詐力從事皆直書不諱及錫馨舊名石顯和諾克舊名桓赧薩克達舊名散達烏春拉必舊名臘醅罕都舊名數鄰伊克舊名台訶等

傳地名部名村名悉瞭如指掌應即昜等所修之載在實錄者皇統八年昜等又進太祖實錄二十卷大定中修睿宗實錄成世宗曰當時舊人惟古雲（翼墓誌）存史官持往就問之多所更定（見古雲傳）是金代實錄本自詳慎衛紹王被弑記注無存元初王鶚修金史采當時詔令及金令史竇詳所記二十餘條楊雲翼日錄四十卷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及女官所記資明夫人授璽事以補之可見金史舊底固已確覈宜纂修諸人之易藉手也然於舊史亦有別擇處如李石傳謂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及中年以胃支倉粟見譏貪鄙如出兩人史又稱其未貴時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見石惶恐石

乃待之彌厚又與其平日正色斥徒單子溫氣岸迥殊
是纂修諸臣於舊史亦多參互校訂以求得實非全恃
抄錄舊文者其宣哀以後諸將列傳則多本之元劉二
書蓋二人身歷南渡後或遊於京或仕於朝凡廟謨疆
事一一皆耳聞目見其筆力老勁又足卓然成家修史
者本之以成書故能使當日情事歷歷如見然謂其全
取元劉之作則又不然如王若虛傳崔立以汴城降蒙
古朝臣欲為樹碑紀功以屬祁祁屬草後好問又加點
竄此事元劉二人方且深諱（見好問外家別業上梁文及祁歸潛志）而若虛傳竟
直書之更可見修史諸人臨文不苟非全事抄撮者也
又金初滅遼取宋中間與宋和戰不一末年又為蒙古

所滅故用兵之事較他朝獨多其勝敗之迹若人人鋪叙徒滋繁冗金史則每一大事即於主其事之一人詳叙之而諸將之同功一體者可以旁見側出故有綱有紀條理井然如珠赫店（遼史作出店河金史作出河店）之戰太祖自將則書於本紀獲遼主取宋帝則詳於宗翰宗望傳渡江追宋高宗則詳於宗弼傳富平之戰則詳於宗弼及持嘉暉（舊名赤盞暉）傳和尚原之戰則詳於宗弼及古雲傳涇州西原之戰則詳於古雲及薩里罕（舊名撒离喝）傳正隆用兵則詳於海陵本紀及李通傳大定中復取淮泗則詳於布薩忠義（舊名僕散忠義）赫舍哩志寧（舊名紇石烈志寧）傳泰和中宋兵來侵則詳於布薩揆（舊名僕散揆）宗浩完顏綱傳與定中發兵侵宋則詳

於約赫德(舊名牙吾塔)傳肇肙之戰則詳於博索(舊名白撒)傳禹山之戰則詳於伊剌布哈(舊名移剌蒲阿)傳三峯山之戰則詳於完顏哈達(舊名合達)傳汴城括粟之慘則詳於錫默愛實(舊名斜卯愛實)傳汴城之攻圍則詳於博索及完顏納申(舊名奴申)崔立傳歸德之竄則詳於白華傳蔡州之亡則詳於完顏仲德傳各就當局一二人敘其顛末而同事諸將自可以類相從最得史法又如遼將和尚道温二人之忠於遼宋將徐徽言之忠於宋則但書其殉節而死事之詳聽其入遼史宋史可矣乃不忍沒其臨危不屈之烈特用古人夾敘法附書道温二人於宗望傳徐徽言於羅索(舊名婁室)傳使諸人千載下猶有生氣而文法亦不至枝蔓尤見修史者

斟酌裁剪之苦心也

按崔立功德碑一事金史劉祁元好問二傳皆不載王若虛傳則謂崔立殺宰相以汴京降蒙古其黨翟奕欲爲作功德碑以屬若虛若虛謂奕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奕不能奪乃召太學生爲之此本於好問所作若虛墓誌而傳因之是碑文之作與祁好問二人無涉也而若虛傳又謂若虛辭免後召太學生劉祁麻革到省好問時爲郎中謂祁等曰衆議屬二君其無辭祁不得已爲草定以示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删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據此則功德碑竟出祁好

問二人之手矣然郝經有辨磨甘露碑詩云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勅文須德召學士游南先生付一死（學士盧）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暗流涕數尊黃封幾斛米賣卻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無醜顏作詩爲告晉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據此則作文另有人（林希本宋人蓋借以影喻作文者）并非郝革而好問改作之誣更不待辨矣然經詩末句云且莫獨罪元遺山則好問於此事究有干涉經詩謂林希所作極口吠堯斥金源盜據中國而金史謂好問所改止直敘其事豈初次原稿專媚

崔立且指斥國家好問見而憤之特改其肆逆之語後人遂以爲出祁好問之手耶

金史失當處

金史體例亦有可議者本紀之前先列世紀敘世祖以下世次及締造功業而本紀後又有世紀補則敘熙宗父宗峻世宗父宗輔章宗父允恭皆以子登極追尊爲帝者也（宗峻追謚景宣帝廟號徽宗宗輔追謚簡肅帝廟號睿宗允恭追謚光孝帝廟號顯宗）此等追尊之帝本宜各爲一傳冠於列傳之首如元史睿宗裕宗顯宗順宗明史興宗睿宗之例最合體裁金史以太祖以前十一君皆係追謚之帝已入世紀此三人亦係追謚之帝不便入列傳故又爲世紀補附於本紀之後亦創例之

得者也然海陵篡立亦追尊其父宗幹爲睿明皇帝廟號德宗後因海陵廢爲庶人遂并其父追尊之帝號亦從削奪而列於宗本等傳此固當時國史記載如是及異代修史時則海陵一十三年御宇既不能不編作本紀其追尊之父亦何妨附於世紀補以從畫一况宗幹開國元勳其功烈逈在宗峻宗輔上卽世宗登極亦嘗改諡明肅皇帝後因允恭之奏始降封遼王若以其降封遂不入世紀則海陵登極時亦嘗降封宗峻爲豐王乃一升一降岐互若此崔立殺宰相劫妃后寺以汴京降蒙古乃不入叛逆臣中而仍在列傳與完顏奴申同卷此編次之可議者一也劉豫爲金子皇帝則屬國也

天會十年豫徙都汴十二年金齊合兵侵宋皆金國大事而金史一槩不書此記載之可議者二也張邦昌劉豫俱受金封冊宇文虛中亦仕金官至特進金史因宜立傳吳曦叛宋降金已冊封爲蜀王其死也又贈以太師招魂葬之雖曦事多在宋然旣已臣金金史亦宜立傳乃邦昌等三人皆有傳而曦獨無之時青雖陰受金官而身在宋屢以宋兵攻金其叔時全則仕金爲同簽樞密院事屢爲金侵宋是宜傳全而以青附乃反傳青而以全附亦屬倒置宗弼用兵處處與韓常俱富平之戰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以土塞創奮呼博戰遂解圍出宗弼仙人關之戰宗弼陳於東韓常

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鞭責柘皐之戰王德先敗韓常於昭關宗弼傳內屢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韓常用法嚴遣吏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懼罪乃盡殺之以滅口後衍慶宮圖畫功臣韓常以驃騎大將軍亦得繪像是韓常固金初一大將累有戰功金史必宜有傳乃竟無之亦屬掛漏此纂輯之可議者三也至如詔誥之類既載於本紀則不必復載於列傳乃天輔五年使都統杲伐遼詔書三道既詳於紀而杲傳又備載之不異一字完顏蘇呼(舊名素蘭)在宣宗前面劾珠格高琪(舊名朮虎高琪)之奸惡既詳於蘇呼傳而高琪傳又備載之累幅不盡此又敘述繁複之可議者也又如遼史敘本國之兵

不曰我兵而曰遼兵金史宣宗以後敘蒙古兵曰大元兵曰北兵曰大兵而敘本國之兵亦直曰金兵見徒單兀典等傳蓋異代修史不必內本國而外敵國直書金兵亦自明析至金太祖本紀拒遼兵於鴨子河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　俄與敵戰大勝遼人常謂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上既云三千七百至者三之一下即云滿萬殊屬語病衛紹王紀大安二年九月忽書京師戒嚴蓋因蒙古兵入也然上文從未見蒙古起兵之事使閱者茫然不知何處之兵直至大安三年四月始書大元太祖來征一似上年之戒嚴別有兵禍而非蒙古者又紇石烈牙吾塔傳今作嚇舍哩納赫德太昌原戰勝既

解慶陽之圍時元使斡骨欒來行省蒲阿等因此一勝志氣驕滿乃謂斡骨欒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鬭來是此召釁之語乃出自蒲阿也其下又云內族垂慶使北還始知牙吾塔不遜激怒之語是此語又是牙吾塔所言矣此又一傳中自相岐互移剌蒲阿傳三峯山之戰元兵開鈞州路縱金兵走而以生軍夾擊之楊沃衍樊澤等皆戰死於路沃衍傳則謂沃衍已入鈞州元使人招之沃衍不從乃自縊死兩傳亦不符合

遼金二史各有疎漏處

按金史金太祖自珠赫店之捷即於次年正月稱帝建國號曰金年號曰收國凡二年又改元天輔遼史珠赫店之敗在天慶四年則金之建國應在天慶五年乃遼史本紀是年並不載金建國之事直至天慶七年始云

是歲女直阿固達（舊名阿骨打即金太祖也）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輔國號金則似金太祖至是年始稱尊而收國兩年俱抹煞矣此遼史之疎漏也金史太祖初以烏奇邁（舊名吳乞買即金太宗也）薩哈（舊名撒改）等之請始建國稱帝其改元天輔也亦以烏奇邁等上大聖皇帝之號而改元並無楊朴定策之事遼史又載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議和以求冊封是楊朴者固金初一策士而金史亦不載此事并列傳亦無楊朴其人

金史避諱處

遼天祚帝幸混同江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上臨軒命諸酋起舞獨阿固

達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上密諭樞密使蕭奉先以事誅之奉先以爲粗人釋之其弟烏奇邁尼瑪哈(舊名粘沒喝)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上喜輒加官賞阿固達歸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等拒之阿固達虜其家屬趙三走訴咸州詳衮司(舊作詳穩)詳衮司數召阿固達不至一日阿固達率騎五百突至詳衮司與趙三面折庭下阿固達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自是召不復至此事載遼史而金史不書及天祚帝親征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女直主聚衆剺面仰天慟哭以激勵其衆謂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可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有戰耳又天祚帝遣蕭寶訥呼(舊名蕭習泥烈)等

册金主爲東懐皇帝金以册文無兄事之語不稱大金而云東懐乃小邦懐其德之義遂不受以書復之事皆載遼史而金史亦不書又如宋劉錡順昌之捷金葛王烏祿從烏珠（即兀朮）來攻亦大敗而去宋史本紀及錡傳載之甚詳葛王即金世宗也而世宗本紀不敘其事宣宗即位乃赫舍哩呼沙呼（舊作紇石烈胡沙虎）弒衛紹王後圖克坦鎰（舊名徒單鎰）勸其迎立也（見鎰及胡沙虎傳）而紹宣二紀皆不載薩里罕（舊作撒离喝）被李世輔（即李顯忠）劫執將挾以歸宋追兵至世輔乃與折箭爲誓推下山而薩里罕傳不載（見完顏穀英傳）珠格高琪（舊作朮虎高琪）爲相專寵作威與高汝礪相倚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見珠格高琪傳）而汝礪傳絕不見附

和高琪之處反戰其諫阻遣兵護麥及閱田征租權油等事皆與高琪異議者其與高琪意合祇諫阻遣使與宋議和一事而已傳贊稍示貶謂其循默避事貪戀不去士論頗以爲譏然終未著其黨附之迹也至張邦昌傳亦但云金立邦昌爲大楚皇帝時二帝已出汴京邦昌出質始同康王入歸德邦昌勸進於歸德後以隱事誅之傳中並不見僣位稱號之事一若金冊立後卽向康王勸進而康王之殺之不免宽抑者則并邦昌亦爲之廻護矣

金史誤處

遼史天祚帝命宰相張琳李處温與秦晉國王耶律淳

守燕帝遁入夾山命令不通奚和勒博遼史名回离保耶律達實及李處温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等立淳爲帝改元建福未幾淳死衆又立其妻德妃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將迎天祚次子秦王定爲帝皇太后稱制改元德興是淳年號建福蕭氏年號德興也而金史左企弓傳乃云遼天祚帝亡保陰山秦晉國王耶律淳自立於燕改元德興則以其妻之年號爲淳之年號矣又遼史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降金後過平州張瑴遼史名瑴金史名覺數以十罪皆縊殺之而金史惟企弓傳記其爲張覺所殺仲文傳則云爲翰林侍講學士卒謚文正勇義傳云爲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卒謚文莊公弼

傳云權乾州節度使卒諡忠肅俱不見被害之迹一
考終於官者况金弓傳已敘明降金後金授金弓守太
傅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泰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
空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此諸人所受金官
也既受金官則臨死時應以金官書之乃仲文等傳所
云翰林侍講學士宣政殿大學士權乾州節度使之類
仍是仕於遼之官尤覺兩無所據此金史之失也

金史紀傳不相符處

金史有紀傳不相符處元光元年用兵侵宋主兵者完
顏訛可也本紀旣書遣元帥訛可節制三路軍馬伐宋
下又書訛可時全軍大敗訛可當死面責而釋之時全

傳亦載五月師還全令軍畱淮收麥詭可恐雨至水潦不得善歸力爭之全不聽是夜暴雨水大至爲橋以濟遂爲宋兵所襲乃詭可本傳絕無與宋交兵一字亦可見記載之跡矣宋本紀嘉定十二年書金帥詭可攻棗陽孟宗政傳亦書詭可棗陽敗歸之事金史本傳轉不載何耶

金史氏名不畫一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末云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女直語本無正字也故流傳於宋往往記載互異至金史一朝之書則纂修者應各傳彼此校訂以歸畫一乃一撒離喝也今作斡里雅布熙宗紀作撒離合睿宗紀作撒離喝宋史作撒

號隊一合達蒲阿也今作哈達布哈本傳作合達蒲阿訛可傳又作合打蒲阿一阿忽帶也馮璧傳作阿虎帶訛可傳又作阿祿帶其下又云阿魯帶一撒合輦也今作薩哈連一傳中忽作撒合輦忽作撒曷輦紇石烈執中今作赫舍里執中即胡沙虎也今作呼沙呼乃紀傳忽而紇石烈執中忽而胡沙虎忽而紇石烈胡沙虎內族承立即慶山奴也乃本傳忽而慶山奴忽而承立蒲察琦即仁卿也乃本傳忽而蒲察琦忽而仁卿此皆修史時倉猝成書不暇刊正故多歧誤也

宋史金人名多與金史不符

金史書本國人名已多彼此互異流傳於宋益多訛誤故宋史所記金人名考之金史相同者不過十之一二

其餘竟無一可核對者如李若水宗澤等傳之粘罕（今改尼堪）斡離不（今改斡里雅布）韓世忠傳之撻辣（金史作撻懶今改達蘭）岳飛等傳之兀朮（今作烏珠）吳玠傳之撒離喝（今作薩里罕）婁宿（今作羅索）張浚傳之僕散忠義（今作布薩忠義）吳璘傳之合喜（即金史徒單合喜今作圖克坦喀濟哈）湯思退傳之紇石烈志寧（今改赫舍哩志寧）李寶傳之完顏鄭家奴（今作鄭家努）趙方扈再興傳之高琪烏古論慶壽（今作烏庫哩慶壽）完顏賽不（今作完顏薩布）完顏訛可（今作完顏額爾克）孟珙傳之移剌瑗（今作伊喇瑗）尚二史名字相同然撻辣金史作撻懶婁宿金史作婁室其字已不盡一此外尚有可以意會者如兀朮爲韓世忠扼於黃天蕩世忠傳謂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來援金史宗弼傳則謂遣移剌古（今作伊喇古）來援蓋即一人也畢再遇傳有

紇石烈都統按金史是時統兵者爲紇石烈志寧則都統乃志寧也而宋史但記其姓其他如悟室（見洪晧及韓世忠傳）聶兒孛堇牙合孛堇訛里也（世忠傳）拓跋耶烏烏陵思謀忔查粘罕索孛堇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夏金吾（岳飛傳）沒立烏魯折合（吳玠傳）胡盞習不祝完顏悉列耶律九斤（吳璘傳）室撚（秦檜傳）耶律溫（汪徹傳）蒙恬鎮國五斤太師（魏勝傳）萬戶撒八（楊再興傳）完顏蒲辣都千戶尼龎古（畢再遇傳）阿海完顏小驢合答奇哥（劉方傳）從義納撻達（畢再遇傳）巴土魯（張威傳）溫端兀陵達等（孟珙傳）考之金史絕無其人即按其事以求其人亦無一相合者宋史李顯忠之取靈壁也除結金統軍蕭琦爲內應已而琦背約來拒顯忠屢敗之遂復靈壁而虹縣未下顯忠又使人說金

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又降遂復虹縣又進克宿州金帥孛撒率十萬衆來戰顯忠敗走按金史紇石烈志寧傳是時窩斡叛黨括里扎八逃入宋顯忠用其謀攻取靈壁而無所謂蕭琦者虹縣叛降之將則都統奚撻不也又非周仁徒穆惟張子蓋傳有招降金將蕭鷓巴及耶律造哩之語鷓巴或扎八之訛而顯忠傳又無鷓巴其人（孝宗本紀蕭琦蕭鷓巴係兩人）至所謂金帥孛撒者蓋即僕散之訛然是時僕散忠義駐汴梁未嘗統兵來統兵者乃志寧也宋史稱孛撒又異總之金人名本無正字但以音相呼流傳鄰國益至以訛傳訛故二史各記所記兩不符合惟屆再興傳之從義有可以意揣者當時金遣使至

各行省措置兵事者曰宣差曰從宜從義蓋從宜之訛乃出使之官號而非人名也宋史邢恕傳恕之子倞館伴金使趙倫是時肅王使金未回朝議亦欲留金使以相當倫懼留乃謂倞曰金有余覩者本遼大臣降金今尚領契丹精銳而心貳於金可結以圖金倞以聞帝遂賜余覩詔書納倫衣領中厚賚遣還倫歸獻其書金主怒遂再發兵滅宋是詭詞誘宋結余覩歸而獻其書者趙倫也而金史蕭仲恭傳則此乃仲恭所爲並無所謂趙倫者豈仲恭使宋時改易姓名耶倫親在宋宋人記其姓名又非傳聞可比乃一事也而二史姓名互異更不可解也

宋金二史不符處

宋金二國交涉之事二史本紀所載事之大者大槩相同其小者多不符合如天會六年宋建炎二年金徙宋二帝於韓州金紀在十月宋紀在八月七年拔離速襲宋主於揚州金紀在五月宋紀在二月按是年三月帝已在杭遭苗劉之變則避兵渡江當是二月八年立劉豫爲子皇帝金紀在九月宋紀在七月天眷二年宋紹興九年拘王倫於河間金紀在九月宋紀在十月皇統元年宋紹興十一年宋和議成兀朮畫淮水中流爲界金紀在九月宋紀在十一月皇統三年遣朱弁洪皓等南歸金紀在八月宋紀在次年六月如此類者不一蓋或得之傳聞或據起事之日或據訖事之日故有先後不同也又

如欽宗之北遷金紀謂天會四年十一月宋主出居青城十二月宋主桓降是日歸於汴城宋紀但書帝如青城又書帝至自青城而奉表乞降之事則不書皇統二年金紀使劉筈以衮冕圭冊冊宋康王爲帝宋紀但書金使劉筈等九人入見藏金國書於內侍省而不及冊立之事蓋皆爲本朝諱國史書法固如是也惟天眷三年金再用兵取江南金紀但書五月兀朮趨汴撒離合趨陝是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按是年宋劉錡有順昌之捷岳飛有復蔡州頴昌淮寧等州及郾城朱仙鎭之捷韓世忠有淮陽泇口潭城之捷張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吳璘有扶風石壁砦之捷王彥有

青谿嶺之捷田晟有涇州之捷戰爭方始何得云河陜盡平而金紀一槩不書葢當金兵初入東京留守孟庾郎以城降其餘州郡亦望風而靡或降或走兀朮即奏河陜盡平其後韓岳張劉吳之交兵則在六月以後雖各有克捷未幾諸將奉詔班師所得州郡復爲金有故金紀一槩不書而於是年十二月總書宗弼奏宋將岳飛韓世忠張俊等率兵渡江一語以括之也皇統元年金紀書四月宗弼請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以書讓宋宋復書乞罷兵宗弼以便宜畫淮水中流爲界按宋史是年正月金人陷廬州二月王德敗金人於含山楊沂中劉錡等敗金人於柘皋三月金兵退至濠州王德等

遇伏敗還是用兵在二三月至四月則金兵已還矣金紀所云四月宗弼請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則記載之誤其後正隆南侵大定議和及泰和交兵之事宋金二史大槩相符惟興定以後兩史本紀各有詳畧不同興定元年（宋嘉定十年）金紀但書用兵淮南之事而不及入蜀之師二年亦多詳於淮南而入蜀師祇書皂郊堡一事三年金紀亦但書淮南之役而陝西進兵興洋則不書宋紀又專詳興洋之戰而淮南交兵則總叙於春夏之交至元光元年金紀書淮南之戰甚詳而宋紀並無一字正大二年金紀書光州之戰三年金紀書壽州之戰而宋紀亦並無一字金史最簡而轉詳宋史最詳而反畧

此不可解也

宗弼渡江宋金二史互異

宗弼渡江追宋高宗據本傳宗弼自和州渡江既降江寧郎由江寧取廣德路至杭州初未嘗由鎭江過兵也而宋史韓世忠傳是時世忠由鎭江退保江陰不知何故及閱赤盞暉（今作持嘉暉）傳暉從渡淮爲先鋒遇重敵於蘇州秀州皆敗之遂至杭州則知是時金兵下江南本非一路（蓋宗弼自和州渡暉等自瓜州渡）世忠傳亦謂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散故世忠退保江陰也至黃天蕩之戰宋金二史亦頗互異宋史世忠傳謂兀朮自杭北歸至鎭江世忠已屯焦山兀朮不得渡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來援孛堇

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與二酋相持於黃天蕩四十八日有獻謀於兀朮者曰鑿土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乃一夕鑿渠三十里次日無風我軍帆弱不得動金人以小舟縱火得絕江而去是金軍鑿渠出江即在黃天蕩渡江北去也金史宗弼傳則謂宗弼自杭還軍鎮江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將至黃天蕩宗弼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乃得至江寧會移剌古（者即世忠傳所云李董太一）來援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宗弼軍以火箭射其五綵舟皆焚遂敗世忠而去是宗弼既至

江寧又從江寧出江而後敗世忠則其絕江北去當在江寧府城之北非復黃天蕩矣參觀岳飛傳謂兀朮自杭州趨建康飛設伏於牛頭山待之夜令人黑衣入金軍擾之金兵驚亂兀朮次龍灣飛又破之則兀朮乃歸至建康再渡江而北也若即從黃天蕩北去而不至江寧則何必鑿老鸛河以通秦淮耶金紀天會八年三月宗弼及韓世忠戰於鎮江不利四月又戰於江寧敗之許單渡江云云是亦明言兩地也

宋金二史傳聞之誤

金史拔離速今作巴傳天會四年與泰欲馬五襲宋康王於揚州康王渡江入於建康按是時宋高宗聞警即至鎮江往杭州未嘗至建康也又奔睹傳天眷二年宋將

岳飛以兵十萬攻東平奔睹倉猝出禦時桑柘方茂奔睹多張旗幟於林間爲疑兵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去飛又以十萬衆圍邳州守將告急奔睹詣使者城西南有塹深丈餘急窒之飛果從此穴地入以有備而止按是年金方以河南地與宋並無交戰之事即次年兀朮再取河南宋諸將拒之飛在京西復蔡潁淮寧等州未嘗至東平邳州也宋高宗紀及劉錡傳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遣兵趨揚州劉錡使員琦拒於皂角林大敗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按金史烏延蒲轄奴傳大定二年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領兵與宋兵戰於慶陽又世宗紀大定四年十二月尚書省奏都統高景山取商

州亦見徒單合喜傳是大定四年高景山尙著戰功何得於三年之前已被殺金宣宗興定中南侵統兵者爲完顏賽不據宋史趙方傳謂擒賽不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按金史賽不傳賽不自侵宋歸屢用兵於河北河東及京兆直至哀宗天興二年行省徐州遭郭野驢之亂自經死距興定用兵已十餘年且無被誅之事也又宋史孟珙傳珙與元兵同破蔡州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按金史栲栳即烏古論鎬也（今作鄂庫哩鎬）蔡城破被執以招息州不下乃殺之是鎬未嘗降也以上各條兩史參校始見其歧互蓋皆傳聞之誤

宋金用兵須參觀二史

兩國交兵國史所載大抵各誇勝而諱敗故紀傳多不可盡信宋南渡自紹興七八年後與金交兵互有勝負如宋史李顯忠傳顯忠既克宿州金李撒步騎十萬來攻顯忠親戰於城南李撒大敗明日復益兵至顯忠又戰百餘合殺其左翼都統及千戶百戶斬首五千是夜統制周宏等遁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羊馬牆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城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會邵宏淵不肯助戰顯忠不能孤立乃退軍是顯忠軍雖退而未嘗敗也而金史赫舍哩志寧傳志寧來復宿州先令諸軍多張旗幟於州西爲疑兵自以大軍駐東南世輔即李顯忠果先出兵州西

步騎數萬背城而陣外以行馬捍之別出兵向東門攻志寧為蒲查所敗志寧使夾谷清臣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兵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欲斬敗將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其虛實明日乃再戰世輔大敗遂乘夜脫走是志寧之戰又屢勝而未嘗一敗也又如金史烏古論慶壽赫舍哩約赫德舊作紇石烈牙吾塔等傳叙其南侵淮泗之功竝無一敗衂而宋史趙方扈再興孟宗政趙葵等傳叙其破金兵之功亦無一敗衂又金史武仙傳宋孟珙來襲仙於順陽仙倉猝率百餘人出拒珙不敢前俄而軍稍集遂大敗珙而宋史孟珙傳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撓乃退屯馬蹬珙破其九砦降其衆

七萬仙易服遁而並無爲仙所敗之事仙傳蔡州破後將士皆散仙渡河北走爲澤州戍兵所殺亦不言爲洪所敗而遁走是各史紀載互異若徒據一史必不能得其眞也惟此國自述其敗而後見彼國之眞勝否則別見於他傳者其勝敗亦差得實又或此國敘戰勝之難亦可見彼國拒戰之力如宋張浚富平之敗五路喪師固人所共知然金史宗弼傳是役也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左目自拔矢以土塞創更戰乃拔宗弼出又婁室傳富平之戰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以右翼兵力戰勢復振遂敗張浚兵是浚此戰先勝而後敗也宋史張浚傳謂劉錡先力戰敗金兵而錡傳轉不載宋吳玠和尚原之戰據金史宗弼傳宗弼

攻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遇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於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是吳玠之勝乃眞勝也又如金天眷三年（宋紹興十年）宗弼再取河南金紀但書五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宗弼傳亦不書戰敗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後宋劉錡有順昌之捷岳飛有郾城朱仙鎭之捷韓世忠有淮陽之捷張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書或疑宋史各傳特自爲誇大之詞而非實事然金史宗弼傳謂是時宋將岳飛韓世忠等分據河南州郡復出兵涉河東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又阿魯補傳謂宋將岳飛等乘間襲取許潁陳三州旁郡皆響應則宋史岳飛

傳所云克復京西州郡并遣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累戰皆捷者必非虛語又宋史仇悆奏高宗謂我軍已習戰非昔時比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衂宋汝爲上丞相書亦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諸將人人知奮故順昌孤壘力挫敵鋒使之狼狽逃遁（仇悆宋汝爲二傳）又仇悆奏高宗謂去夏諸將各舉兵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朮深以爲慮故爲先發制人之計（此紹興十一年所奏）是劉錡順昌之捷及諸將戰勝之績皆是實事又如金大定三年（宋隆興元年）金人攻復宋將吳璘所取商虢等一十六州吳璘之敗固屬顯然然金史徒單合喜傳是時吳璘在陝蜀據散關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蟲嶺寶雞縣兵十

餘萬陷河州鎮戎軍合喜令赤盞胡速魯改守德順吳璘以二十萬衆圍之合喜使諸將來援璘自將大軍敵鬬卓而出烏也及蒲离黑等併力與戰日已暮乃解已而璘又來犯據德順陷鞏州臨洮等合喜遣將連戰璘又恃其衆不去分兵守秦州合喜乃軍於德順鎮戎之間斷其餉道璘始引去是璘雖退師而其先與金人力戰之處可因合喜傳而見也又金史术虎高琪傳泰和五年吳曦奉表以蜀地來降章宗命高琪往冊爲蜀王已而宋將安丙誅曦遣李孝義（宋史作李好義）率兵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郊堡高琪禦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弩其下戰既合宋兵佯却高琪見有伏乃退整

軍而宋兵又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其分騎爲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如此數次孝義始解圍去是宋兵之悉力拒戰又因高其傳而見也至如紇石烈牙吾塔今作嘛舍哩納赫德侵宋本傳敘其功幾於橫行無敵然馮璧傳謂牙吾塔所至宋人皆堅壁不戰絕無所資故無功而歸又紇石烈胡失門傳牙吾塔不奉行省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是牙吾塔之侵宋覩於馮璧胡失門二傳始知本傳所侈功績多屬鋪張故閱史必參觀各傳彼此校核始得其真也